締造浪漫
Christian Bailly

多情的小丑在昏暗的燈下，對著月亮，訴說著自己失落的愛； Christian Bailly 亦藉著 Writing Pierrot 訴說他的哀情。 40 年來， Bailly 始終對她情有獨鍾，如魔術師般為她帶來生命火花。她是顛倒眾生的 Automata 。



邂逅生命最愛

在《國王與夜鶯》中，夜鶯歌聲悅耳，但機械夜鶯卻奪去皇帝的歡心。那隻手工精細，幾可亂真，又會孜孜不倦唱著動人樂韻的機械夜鶯，便是 Automata 。 Automata 源於四世紀東羅馬時代，是歐洲貴族尊貴的藝術機械擺設，開始時只是模仿自然活動的庭園裝飾，由水流推動，後來經過不斷改良，在 17 世紀，便成為上流社會及貴族兒童的玩意。

Automata 具迷倒一國之君的能力， Bailly 對她的傾倒自然可以理解。在 Bailly 年少時，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件 Automata 樂器：「那種驚艷就如遇到心愛的女人般，我想再見她一面」。他對 Automata 情有獨鍾，或許是遺傳自身為古董鑑賞家的母親。不過由於每件 Automata 動輒數百萬元，年少的 Bailly 只有看的分兒，要待好幾年後，他才能擁有這個愛人。

匠心獨韻

Automata 可以說是機械藝術品，製作手工複雜，為達最佳效果，單是服裝、縫紉及陶瓷，便需用上一隊專家，所以單單一件作品亦需花上以年計的時間；加上通曉製作 Automata 技術的專家亦無幾，這更顯出其稀有。在 Bailly 心目中， Automata 絕對不單是工藝品，而是一個愛人。為了深切了解她，他自學成才，自行分拆和重組擁有的 Automata ，終於成為 Automata 專家，其技術與知識，絕對是當今業內公認最頂尖、穩佔世界首席大師級地位的。

Bailly 著有兩本關於 Automata 的書，著書過程中他有所領悟，明白到「Why I can't do?」，覺得自己應該是造物者，慢慢地 Automata 都成了他親愛的孩子。開始時， Bailly 為了保留罕有的 Automata ，便進行複製工作，其中「The Acrobat Clown with Two Chairs」、「Writing Pierrot」便是模仿製作出來。如果說之前兩個只是秉承前人作品，那麼「Bird Trainer」絕對是 Bailly 的親生骨肉。「Bird Trainer」是 Bailly 巔峰之作，售價達 400 萬港元，今年他便帶著這個兒子參加瑞士巴塞爾鐘錶展， Automata 迅速迷倒 Fifty Fifty 總裁胡敏珊，她驚訝於造物者的神奇，立刻細閱 Bailly 的文章，誠意打動了 Bailly ，來港展覽，令港人有緣對這珍品驚鴻一瞥。

浪漫與偏執

Automata 是曼妙的神秘女郎，她的外表千變萬化，時而是藩籬中的金絲雀，時而是猿猴弦樂家族，時而是鑲滿寶石的權杖，不過她總離不開兩個元素：鳥兒及魔術。鳥兒在創作上具象徵性的意義，扭上發條後，鳥兒唱出悅耳的音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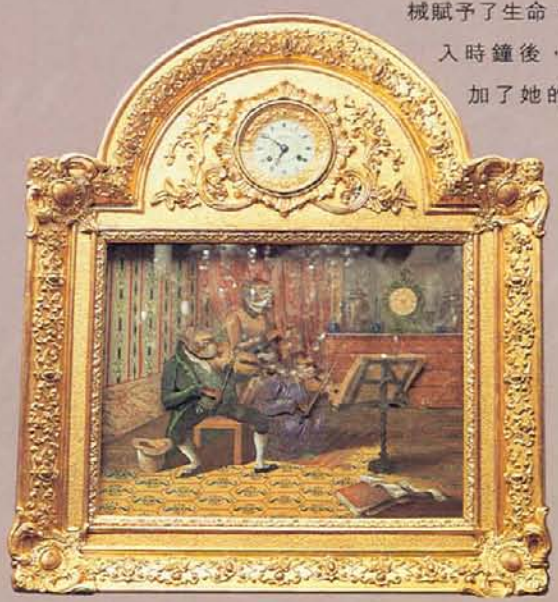
Bailly 與他最愛的「Writing Pierrot」。

籠中的鳥兒，依稀見到《國王與夜鶯》的影子。



扭上發條，「The Acrobat Clown with Two Chairs」中的小丑便會做出高難度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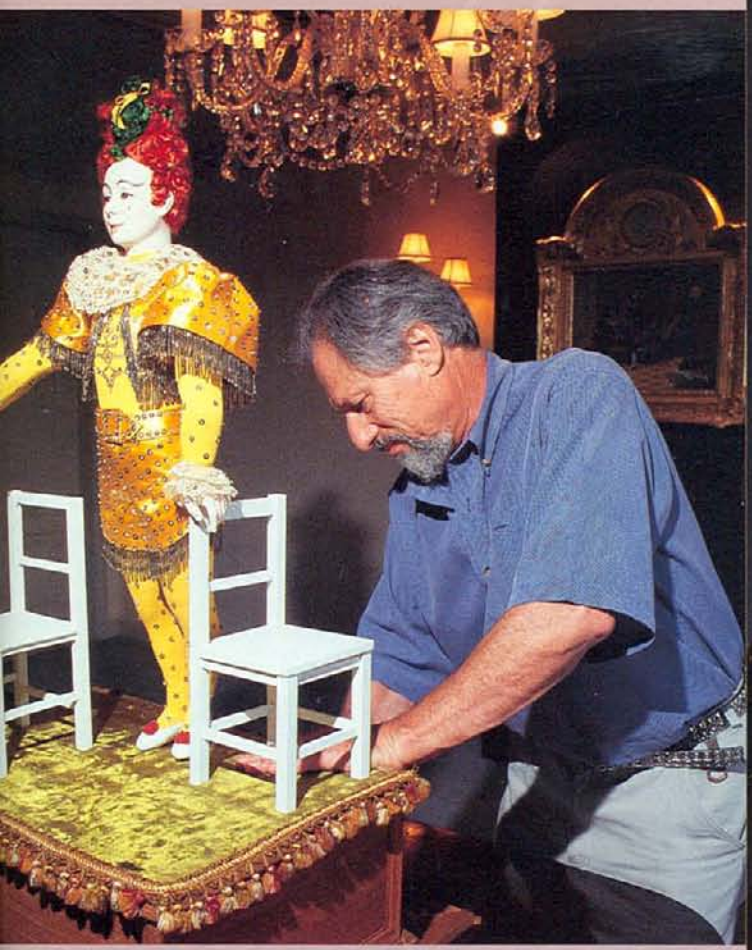
又會拍打翅膀，躍躍欲飛，栩栩如生。對 Bailly 而言，鳥兒更象徵了生命：「當鳥兒在歌唱時，牠們就像置身偌大草原上，飛上枝頭唱詠，而我就像變魔術師般，賦予牠們生命。」Bailly 喜歡充滿魔術師，所以他愛加入小丑的元素，亦喜歡與別不同地在 Automata 中加入時鐘的元素。「Automata 的機械賦予了生命，加入時鐘後，增加了她的真實性，就如一齣電影般，充滿了人生的魅力」。



雖然未有其他 Automata 的立體感，但這群「Monkey Musician」卻多了一分生動活潑。

浪漫總是創作最佳的動力，Bailly 的浪漫來自懷古：「It is not my way to make modern. I'd like to be in the past cos' it is like a dream」。所以 Automata 的背後總有古代童話故事。「Bird Trainer」尤如《魔笛》中的王子，雖然美妙的笛聲未令萬獸起舞，仍引得兩隻小鳥引頸高歌，唱起二重奏來；「Writing Pierrot」中，情深的小丑在油燈旁寫著情詩，隨著燈光變暗，小丑亦開始打瞌睡。等到他醒了，又把燈再調光。此外，Bailly 還給每一個 Automata 編上屬於他們的主題曲，「The Acrobat Clown with Two Chairs」用的便是一首馬戲團的音樂〈Marche des gladiateurs〉，為了切合「Bird Trainer」，Bailly 運用想像力選擇鳥兒的歌，第一首是〈Le Marche des Rois〉，另一首是〈Androide〉。

Automata 是 Bailly 的孩子，他亦希望喜歡 Automata 的人都是孩子。「當人們看到 Automata 時，他們總會露出如小孩般的笑容，這給予我無限驚喜與滿足。」雖然 Bailly 樂於讓更多人成為 Automata 的知音，不過其作品全屬珍貴的限量版，他強調自己是進行創作，而非生產，所以不會大量製作 Automata，令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在他心目中，不會特別偏愛某一個孩子，因為每個 Automata 都是特別的，都有他們的魅力，就如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Bailly 對 Automata 的迷戀，完全展露在眉梢眼底。平時，Bailly 只是靜靜的老翁，但一談起 Automata 便忍不住手舞足蹈，講解時眉飛色舞的樣子，彷彿又年輕了十年似的。所以 Bailly 可不輕易割愛予其他人，即使在拍賣行願意付高價，還要通過他這一關，因為他堅持只會賣給基於個人喜愛的收藏家，而非拿來炒賣的生意人，連史提芬史匹堡都要用誠意打動他。

「當年，史提芬史匹堡在展覽會上，邂逅了『Writing Pierrot』，透過朋友多番打聽，才聯絡上我。由於當時那批 Automata 只作展覽，不作出售，所以我拒絕了。後來他一直念念不忘，讓我知道他會很愛護她，亦會細心照顧她，所我才把她賣了給史提芬。」Bailly 果然是一個藝術家，我行我素，要靠誠意打動才能奪得工藝。



今次香港與 Automata 的邂逅，胡敏珊功不可沒。



鑲滿寶石，同時又會有鳥兒唱詠的權杖還能往哪裏找？